酉陽雜俎/卷二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酉陽雜俎

◀上一卷

卷二　玉格　壺史

下一卷▶

玉格

道列三界諸天，數與釋氏同，但名別耳。三界外曰四人境，謂常融、玉隆、梵度、覆奕四天也。四人天外曰三清，大赤、禹余、清微也。三清上曰大羅，又有九天波利等九名。天圓十二綱，運關三百六十轉為一周，天運三千六百周為陽孛。地紀推機三百三十轉為一度，地轉三千三百度為陽蝕。天地相去四十萬九千里，四方相去萬萬九千里。名山三百六十，福地七十二，昆侖為天地之齊。又九地、四十六土、八酒仙宮，言冥謫陰者之所。有羅酆山，在北方癸地，周回三萬里，高二千六百里。洞天六宮，周一萬里，高二千六百里。洞天六宮，是為六天鬼神之宮。六天，一曰紂絕陰天宮，二曰泰煞諒事宮，三曰明辰耐犯宮，四曰怙照罪氣宮，五曰宗靈七非宮，六曰敢司連苑（一曰究）宮。人死皆至其中，人欲常念六天宮名。空洞之小天，三陰所治也。又耐犯宮主生，紂絕天主死。禍福續命，由怙照第四天鬼官北斗君所治，即七辰北斗之考官也。項梁城《酆都宮頌》曰：「紂絕標帝晨，諒事構重阿。炎如霄漢煙，勃如景耀華。武陽帶神鋒，怙照吞清河。開闔臨丹井，雲門郁嵯峨。七非通奇靈，連苑亦敷魔。六天橫北道，此是鬼神家。」凡有二萬言，此唯天宮名耳。夜中微讀之，辟鬼魅。

酆都稻名重思，其米如石榴子，粒稍大，味如菱。杜瓊作《重思賦》曰：「霏霏春暮，

翠矣重思。雲氣交被，嘉穀應時。」

夏啟為東明公，文王為西明公，邵公為南明公，季劄為北明公，四時主四方鬼。至忠至孝之人，命終皆為地下主者，一百四十年乃授下仙之教，授以大道。有上聖之德，命終受三官書，為地下主者，一千年乃轉三官之五帝，復一千四百年方得遊行太清，為九宮之中仙。又有為善爽鬼者，三官清鬼者，或先世有功，在三官流。逮後嗣易世練化，改世更生。此七世陰德，根葉相及也。命終當道遺腳一骨，以歸三官，余骨隨身而遷。男左女右，皆受書為地下主者，二百八十年，乃得進處地仙之道矣。

炎帝甲為北太帝君，主天下鬼神。三元品式、明真科、九幽章，皆律也。連苑、曲泉、泰煞、九幽、雲夜、九都、三靈、萬掠、四極、九科，皆治所也。三十六獄，流沙赤等號溟澤獄，北嶽獄也。又二十四獄，有九平、元正、女青、河北等號。人犯五千惡為五獄鬼，六千惡為二十八獄獄囚，萬惡乃墮薜荔也。

罪簿有黑、綠、白簿，赤丹編簡。刑有搪蒙山石、副太山搪夜山石、寒河源及西津水寘、東海風刀、電（一曰雷）風、積夜河。

鬼官有七十五品。仙位有九太帝，二十七天君，一千二百仙官，二萬四千靈司，三十二司命，三品、九品、七城（一曰域，一曰地）。九階二十七位，七十二萬之次第也。

老君西越流沙，歷八十一國。烏弋、身毒為浮屠，化被三千國，有九萬品戒經，漢所獲大月支《復位經》是也。孔子為元宮仙，佛為三十三天仙。延賓官主所為道，在竺乾。有古先生，善入無為。

《釋老志》亦曰佛於西域得道。陶勝力言，小方諸國多奉佛，不死，服五笙精，讀《夏歸藏》，用之以飛行也。藏經，菩薩戒也。

方諸山在乙地。

太極真仙中，莊周為闡編郎。八十一戒，千二百善，入洞天。二百三十戒，二千善，登山上靈官。萬善，升玉清。白誌見腹，名在瓊簡者；目有綠筋，名在金赤書者；陰有伏骨，名在琳劄青書者；胸有偃骨，名在星書者；眼四規，名在方諸者；掌理回菌，名在綠籍者。有前相，皆上仙也，可不學，其道自至。其次鼻有玄山，腹有玄丘，亦仙相也。

或口氣不潔，性耐穢，則壞玄丘之相矣。

五藏、九宮、十二室、四支、五體、三焦、九竅、百八十機關、三百六十骨節，三萬六千神隨其所而居之。魂以精為根，魄以目為戶。三魂可拘，七魄可制。庚申日，伏屍言人過。本命日，天曹計人行。三屍一日三朝，上屍青姑伐人眼，中屍白姑伐人五藏，下屍血姑伐人胃。命，亦曰玄靈。又曰一居人頭中，令人多思欲，好車馬，其色黑；一居人腹，令人好食飲，恚怒，其色青；一居人足，令人好色，喜煞。七守庚申三屍滅，三守庚申三屍伏。

仙藥：鐘山白膠、閬風石腦、黑河蔡瑚、太微紫麻、太極井泉、夜津日草、青津碧荻、圓丘紫柰、白水靈蛤、八天赤薤、高丘余糧、滄浪青錢、三十六芝、龍胎醴、九鼎魚、火棗交梨、鳳林鳴醅、中央紫蜜、崩嶽電柳、玄郭綺蔥、夜牛伏骨、神吾黃藻、炎山夜日、玄霜絳雪、環剛樹子、赤樹白子、徊水玉精、白瑯霜、紫醬（一曰漿）、月醴、虹丹、鴻丹。

藥草異號：丹山魂——雄黃、青要女——空青、靈華汎腴——薰陸香、北帝玄珠——消石、東華童子——青木香、五精金——陽起石、流丹白膏——胡粉、亭靈獨生——雞舌香、倒行神骨——戎鹽、白虎脫齒——金牙石、靈黃——石硫黃、陸虎遺生——龍骨、章陽羽玄——白附子、綠伏石、母慈石、絳晨伏胎——茯苓、伏龍李——蘇牙樹、七白靈、蔬——薤白華，一名守宅，一名家芝。凡二十四名。

圖藉有符圖七千章：

雌一玉撿、四規明鏡、五柱中經、飛龜帙、飛黃子經、鹿盧　喬經、含景圖、臥引圖、園芝圖、木芝圖、大隗新芝圖、牽牛經、玉案記、玉珍記、臘成記、丹臺經（一曰記）、日月廚食經、金樓經、三十六水經、中黃丈人經、協龍子鹿臺經、玉胎經、官氏經、鳳綱經、六陰玉女經、白虎七變經、九仙經、十上化經、滕中有首攝提經、三綱六紀經、白子變化經、隱首經、入軍經、泉樞經、赤甲經、金剛八疊錄（一曰經）。

老君母曰玄妙玉女。天降玄黃，氣如彈丸，入口而孕。凝神瓊胎宮三千七百年，赤明開運，歲在甲子，誕於扶刀。蓋天西那王國，郁寥山丹玄之阿。又曰老君有胎八十一年，剖左掖而生，生而白首。又曰青帝劫末，元氣改運，托形於洪氏之胞。又曰李母本元君也，日精入口，吞而有孕。三色氣繞身，五行獸衛形，如此七十二年，而生陳國苦縣賴

鄉渦水之陽、九井西李下。具三十六號，七十二名。又有九名，又千二百。老君又曰九大上皇洞真第一君、大千法王、九靈老子、太上真人、天老玄中法師、上清太極真人、上景君等號。形長九尺，或曰二丈九尺。耳三門，又耳附連環，又耳無輪郭。眉如北斗，色綠，中有紫毛，長五寸。目方瞳，綠筋貫之，有紫光。鼻雙柱，口方，齒數六八。頤若方丘，頰如橫壟，龍顏金容。額三理，腹三誌，頂三約把，十蹈五身，綠毛白血，頂有紫氣。

人死形如生，足皮不青惡，目光不毀，頭髮盡脫，皆屍解也。白日去曰上解，夜半去曰下解，向曉、向暮謂之地下主者。太一守屍，三魂營骨，七魄衛肉，胎靈錄氣，所謂太陰練形也。趙成子後五六年，肉朽骨在，液血於內，紫色發外。又曰若人暫死，適太陰權過三官，血沉脈散，而五藏自生，白骨如玉，三光惟息，太神內閉，或三年至三十年。

又曰白日屍解自是仙，非屍解也。鹿皮公吞玉華而流蟲出屍，王西城漱龍胎而死訣，飲瓊精而扣棺。仇季子咽金液而臭徹百里，季主服霜散以潛升，而頭足異處。黑狄咽虹丹而投水，寧生服石腦而赴火，柏成納氣而胃腸三腐。

句曲山五芝，求之者投金環二雙於石間，勿顧念，必得矣。第一芝名龍仙，食之為太極仙。第二芝名參成，食之為太極太夫。第三芝名燕胎，食之為正一郎中。第四芝名夜光洞鼻，食之為太清左御史。第五芝名料玉，食之為三官真御史。

真人用寶劍以屍解者，蟬化之上品也。鍛用七月庚申、八月辛酉日，長三尺九寸，廣一寸四分，厚三分半，杪九寸，名子幹，字良非。青烏公入華山，四百七十一歲，十二試三不過。後服金汋而升太極，以為試三不過，但仙人而已，不得真人位。有傳先生入然山七年，老君與之木鉆，使穿一盤石，石厚五尺，曰：「此石穴，當得道。」積四十七年，石穿，得神丹。

範零子隨司馬季主入常山石室。石室東北角有石匱，季主戒勿開。零子思歸，發之，見其家父母大小，近而不遠，乃悲思，季主遂逐之。經數載，復令守一銅匱，又違戒，所見如前，竟不得道。

衛國縣西南有瓜穴，冬夏常出水，望之如練，時有瓜葉出焉。相傳苻秦時有李班者，頗好道術，入穴中行可三百步，廓然有宮宇，床榻上有經書。見二人對坐，鬚髮皓白。班前拜於床下，一人顧曰：「卿可還，無宜久住。」班辭出。至穴口，有瓜數個，欲取，

乃化為石。尋故道，得還。至家，家人云：「班去來已經四十年矣。」

長白山，相傳古肅然山也。峴南有鐘鳴，燕世桑門釋惠霄者，自廣固至此峴聽鐘聲。稍前，忽見一寺，門宇炳煥，遂求中食。見一沙彌，乃摘一桃與霄。須臾，又與一桃，語霄曰：「至此已淹留，可去矣。」霄出，回頭顧，失寺。至廣固，見弟子，言失和尚已二年矣。霄始知二桃兆二年矣。

高唐縣鳴石山，巖高百餘仞，人以物扣巖，聲甚清越。晉太康中，逸士田宣隱於巖下，葉風霜月，常拊石自娛。每見一人，著白單衣，徘徊巖上，及曉方去。宣於後令人擊石，乃於巖上潛伺，俄然果來，因遽執袂詰之。自言姓王，字中倫，衛人。周宣王時，入少室山學道，此頻適方壺，去來經此，愛此石響，故輒留聽。宣乃求其養生，唯留一石如雀卵。初則淩空百餘步猶見，漸漸煙霧障之。宣得石，含輒百日不饑。

荊州利水間，有二石若闕，名曰韶石。晉永和中，有飛仙衣冠如雪，各憩一石，旬日而去。人咸見之。

貝丘西有玉女山，傳云晉大始中，北海蓬球，字伯堅，入山伐木，忽覺異香，遂溯風尋之。至此山，廓然宮殿盤郁，樓臺博敞。球入門窺之，見五株玉樹。復稍前，有四婦人，端妙絕世，自彈棋於堂上，見球俱驚起，謂球曰：「蓬君何故得來？」球曰：「尋香而至。」遂復還戲。一小者便上樓彈琴，留戲者呼之曰：「無暉，何謂獨升樓？」球樹下立，覺少饑，乃以舌舐葉上垂露。俄然有一女乘鶴而至，逆恚曰：「玉華，汝等何故有此俗人！」王母即令王方平行諸仙室。球懼而出門，回顧，忽然不見。至家，乃是建平中，其舊居閭舍皆為墟墓矣。

晉許旌陽，吳猛弟子也。當時江東多蛇禍，猛將除之，選徒百餘人。至高安，令具炭百斤，乃度尺而斷之，置諸壇上。一夕，悉化為玉女，惑其徒。至曉，吳猛悉命弟子，無不涅其衣者，唯許君獨無，乃與許至遼江。及遇巨蛇，吳年衰，力不能制，許遂禹步敕劍登其首，斬之。

孫思邈嘗隱終南山，與宣律和尚相接，每來往互參宗旨。時大旱，西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祈雨，詔有司備香燈，凡七日，縮水數尺。忽有老人夜詣宣律和尚求救，曰：「弟子昆明池龍也。無雨久，匪由弟子。胡僧利弟子腦，將為藥，欺天子言祈雨。命在旦夕，乞和尚法力加護。」宣公辭曰：「貧道持律而已，可求孫先生。」老人因至思邈石室求

救。孫謂曰：「我知昆明龍宮有仙方三千首，爾傳與予，予將救汝。」老人曰：「此方上帝不許妄傳，今急矣，固無所吝。」有頃，捧方而至。孫曰：「爾第還，無慮胡僧也。」自是池水忽漲，數日溢岸，胡僧羞恚而死。孫復著《千金方》三千卷，每卷入一方，人不得曉。及卒後，時有人見之。

玄宗幸蜀，夢思邈乞武都雄黃，乃命中使齎十斤，送於峨眉頂上。中使上山未半，見一人幅巾被褐，須鬢皓白，二童青衣丸髻，夾侍立屏風側，手指大盤石臼：「可致藥於此。上有青錄上皇帝。」使視石上朱書百餘字，遂錄之。隨寫隨滅，寫畢，上無復字矣。須臾，白氣漫起，因忽不見。

同州司馬裴沆，常說再從伯自洛中將往鄭州，在路數日，晚程偶下馬，覺道左有人呻吟聲，因披蒿萊尋之。荊叢下見一病鶴，垂翼俛咮，翅關上瘡壞無毛，且異其聲。忽有老人，白衣曳杖，數十步而至，謂曰：「郎君年少，豈解哀此鶴耶？若得人血一塗，則能飛矣。」裴頗知道，性甚高逸，遽曰：「某請刺此臂血不難。」老人曰：「君此誌甚勁（一曰勁），然須三世是人，其血方中。郎君前生非人，唯洛中葫蘆生三世是人矣。郎君此行非有急切，可能欲至洛中幹葫蘆生乎？」裴欣然而返。未信宿至洛，乃訪葫蘆生，具陳其事，且拜祈之。胡蘆生初無難色，開襆取一石合，大若兩指，援針刺臂，滴血下滿其合，授裴曰：「無多言也。」及至鶴處，老人已至，喜曰：「固是信士。」乃令盡其血塗鶴。言與之結緣，復邀裴曰：「我所居去此不遠，可少留也。」裴覺非常人，以丈人呼之，因隨行。才數里，至一莊，竹落草舍，庭廡狼籍。裴渴甚求茗，老人一指一土龕：「此中有少漿，可就取。」裴視龕中有一杏核，一扇如笠，滿中有漿，漿色正白，乃力舉飲之，不復饑渴。漿味如杏酪。裴知隱者，拜請為奴仆。老人曰：「君有世間微祿，縱住亦不終其志。賢叔真有所得，吾久與之遊，君自不知。今有一信，憑君必達。」因裹一襆物，大如羹碗，戒無竊開。復引裴視鶴，鶴所損處毛已生矣。又謂裴曰：「君向飲杏漿，當哭九族親情，且以酒色為誡也。」裴還洛，中路悶其附信，將發之，襆四角各有赤蛇出頭，裴乃止。其叔得信即開之，有物如乾大麥飯升余。其叔後因遊王屋，不知其終。裴壽至九十七矣。

明經趙業貞元中選授巴州清化縣令，失誌成疾，惡明，不飲食四十餘日。忽覺室中雷鳴，頃有赤氣如鼓，輪轉至床騰上，當心而住。初覺精神遊散如夢中，有朱衣平幘者引之東行。出山斷處，有水東西流，人甚眾，久立視之。又東行，一橋飾以金碧。過橋北入一城，至曹司中，人吏甚眾。見妹婿賈奕，與己爭煞牛事，疑是冥司，遽逃避至一壁間，墻如黑石，高數丈，聽有呵喝聲。朱衣者遂領入大院，吏通曰：「司命過人。」復見賈

奕，因與辯對。奕固執之，無以自明。忽有巨鏡徑丈，虛懸空中，仰視之，宛見賈奕鼓刀，趙負門有不忍之色，奕始伏罪。朱衣人又引至司人院，一人被褐，帔紫霞冠，狀如尊像，責曰：「何故竊撥樸頭？二事在滑州市，隱橡子三升。」因拜之無數。朱衣者復引出，謂曰：「能遊上清乎？」乃共登一山，下臨流水，其水懸註騰沫，人隨流而入者千萬，不覺身亦隨流。良久，住大石上，有青白暈道。朱衣者變成兩人，一道之，一促之，乃升石崖上立，坦然無塵。行數里，旁有草如紅藍，莖葉密，無刺，其花拂佛然飛散空中。又有草如苣，附地，亦飛花，初出如馬勃，破大如疊，赤黃色。過此，見火如山橫亙天，候焰絕乃前。至大城，城上重譙，街列果樹，仙子為伍，疊謠鼓樂，仙姿絕世。凡歷三重門，丹雘交煥，其地及壁，澄光可鑒。上不見天，若有絳暈都覆之。正殿三重，悉列尊像。見道士一人，如舊相識，趙求為弟子，不許。諸樂中如琴者，長四尺，九弦，近頭尺餘方廣，中有兩道橫，以變聲。又如一酒榼，三弦，長三尺，腹面上廣下狹，背豐隆。頃有過錄，乃引出闕南一院，中有絳冠紫霞帔，命與二朱衣人坐廳事，乃命先過戊申錄。錄如人間詞狀，首冠人生辰，次言姓名、年紀，下註生月日，別行橫布六旬甲子，所有功過日下具之，如無即書無事。趙自窺其錄，姓名、生辰日月一無差錯也。過錄者數盈億兆。朱衣人言，每六十年天下人一過錄，以考校善惡，增損其算也。朱衣者引出北門，至向路，執手別，曰：「遊此是子之魂也。可尋此行，勿返顧，當達家矣。」依其言，行稍急，蹶倒。如夢覺，死已七日矣。趙著《魂遊上清記》，敘事甚詳悉。

史論在齊州時，出獵，至一縣界，憩蘭若中。覺桃香異常，訪其僧。僧不及隱，言近有人施二桃，因從經案下取出獻論，大如飯碗。時饑，盡食之。核大如雞卵，論因詰其所自，僧笑：「向實謬言之。此桃去此十餘里，道路危險，貧道偶行腳見之，覺異，因掇數枚。」論曰：「今去騎從，與和尚偕往。」僧不得已，導論北去荒榛中。經五里許，抵一水，僧曰：「恐中丞不能渡此。」論誌決往，乃依僧解衣戴之而浮。登岸，又經西北，涉二小水。上山越澗數里，至一處，布泉怪石，非人境也。有桃數百株，枝幹掃地，高二三尺，其香破鼻。論與僧各食一蒂，腹果然矣。論解衣將盡力苞之，僧曰：「此或靈境，不可多取。貧道嘗聽長老說，昔日有人亦嘗至此，懷五六枚，迷不得出。」論亦疑僧非常，取兩個而返。僧切戒論不得言。論至州，使招僧，僧已逝矣。

壺史

武攸緒，天後從子。年十四，潛於長安市中賣卜，一處不過五六日。因徙升中嶽，遂隱居，服赤箭、伏苓。貴人王公所遺鹿裘、藤器，上積塵蘿，棄而不用。晚年肌肉始盡，

目有紫光，晝見星月，又能辯數里外語。安樂公主出降，上遣璽書召，令勉受國命，暫屈高標。至京，親貴候謁，寒溫之外，不交一言。封國公。及還山，敕學士賦詩送之。

玄宗學隱形於羅公遠，或衣帶、或巾腳不能隱。上詰之，公遠極言曰：「陛下未能脫屣天下，而以道為戲，若盡臣術，必懷璽入人家，將困於魚服也。」玄宗怒，慢罵之。公遠遂走入殿柱中，極疏上失。上愈怒，令易柱破之。復大言於石碙中，乃易碙觀之。碙明瑩，見公遠形在其中，長寸餘，因碎為十數段，悉有公遠形。上懼，謝焉，忽不復見。後中使於蜀道見之，公遠笑曰：「為我謝陛下。」

邢和璞偏得黃老之道，善心算，作潁陽書疏，有叩奇，旋入空，或言有草，初未嘗睹。成式見山人鄭昉說，崔司馬者，寄居荊州，與邢有舊。崔病積年且死，心常恃於邢。崔一日覺臥室北墻有人鼾聲，命左右視之，都無所見。臥室之北，家人所居也。如此七日，鼾不已，墻忽透明，如一粟。問左右，復不見。經一日，穴大如盤，崔窺之，墻外乃野外耳，有數人荷鍬钁立於穴前（一曰側）。崔問之，皆云：「邢真人處分開此，司馬厄重，倍費功力。」有頃，導騶五六，悉平幘朱衣，辟曰：「真人至。」見邢與中白幅垂綬，執五明扇，侍衛數十，去穴數步而止，謂崔曰：「公算盡，仆為公再三論，得延一紀，自此無若也。」言畢，壁如舊。旬日，病愈。又曾居終南，好道者多卜築依之。崔曙年少，亦隨焉。伐薪汲泉，皆是名士。邢嘗謂其徒曰：「三五日有一異客，君等可為予辦一味也。」數日備諸水陸，遂張筵於一亭，戒無妄窺。眾皆閉戶，不敢謦欬。邢下山延一客，長五尺，闊三尺，首居其半，緋衣寬博，橫執象笏，其睫疏揮，色若削瓜，鼓髯大笑，吻角侵耳。與邢劇談，多非人間事故也。崔曙不耐，因走而過庭。客熟視，顧邢曰：「此非泰山老師乎？」邢應曰：「是。」客復曰：「更一轉，則失之千里，可惜。」及暮而去。邢命崔曙，謂曰：「向客，上帝戲臣也。言太山老君師，頗記無？」崔垂泣言：「某實太山老師後身，不復憶，幼常聽先人言之。」房琯太尉祈邢算終身之事，邢言：「若來由東南，止西北，祿命卒矣。降魄之處，非館非寺，非途非署。病起於魚飧，休於龜茲板。」後房自袁州除漢州，及罷歸，至閬州，舍紫極宮。適雇工治木，房怪其木理成形，問之，道士稱：「數月前，有賈客施數段龜茲板，今治為屠蘇也。」房始憶邢之言。有頃，刺史具鱠邀，房嘆曰：「邢君神人也。」乃具白於刺史，且以龜茲板為托。其夕，病鱠而終。

王皎（一曰畋）先生善他術，於數未嘗言。天寶中，偶與客夜中露坐，指星月曰：「時將亂矣。」為鄰人所傳。時上春秋高，頗拘忌。其語為人所奏，上令密詔殺之。刑者鉆其頭數十方死，因破其腦視之，腦骨厚一寸八分。皎光與達奚侍郎還往，及安、史平，

皎忽杖屨至達奚家，方知異人也。

翟天師名乾祐，峽中人。長六尺。手大尺餘，每揖人，手過胸前。臥常虛枕。晚年往往言將來事。常入夔州市，大言曰：「今夕當有八人過此，可善待之。」人不之悟。其夜火焚數百家，八人乃火字也。每入山，虎群隨之。曾於江岸與弟子數十玩月，或曰：「此中竟何有？」翟笑曰：「可隨吾指觀。」弟子中兩人見月規半天，樓殿金闕滿焉。數息間，不復見。

蜀有道士陽狂，俗號為灰袋，翟天師晚年弟子也。翟每戒其徒：「勿欺此人。吾所不及之。」常大雪中，衣布褐入青城山，暮投蘭若，求僧寄宿，僧曰：「貧僧一衲而已，天寒如此，恐不能相活。」但言容一床足矣。至夜半，雪深風起，僧慮道者已死，就視之。去床數尺，氣蒸如炊，流汗袒寢，僧知其異人。未明，不辭而去。多住村落，每住不逾信宿。曾病口瘡，不食數月，狀若將死。人素神之，因為設道場。齋散，忽起，就謂眾人曰：「試窺吾口中有何物也。」乃張口如箕，五臟悉露，同類驚異作禮，問之，唯曰：「此足惡，此足惡。」後不知所終。成式見蜀郡郭采真尊師說也。

秀才權同休友人，元和中落第，旅遊蘇湖間。遇疾貧窘，走使者本村野人，雇已一年矣。疾中思甘豆湯，令其取甘草，雇者久而不去，但具火湯水，秀才且意其怠於祗承。復見折樹枝盈握，仍再三搓之，微近火上，忽成甘草。秀才心大異之，且意必有道者。良久，取粗沙數掊挼，已成豆矣。及湯成，與甘豆無異，疾亦漸差。秀才謂曰：「余貧迫若此，無以寸步。」因褫垢衣授之：「可以此辦少酒肉，予將會村老，丐少道路資也。」雇者微笑：「此固不足辦，某當營之。」乃斫一枯桑樹，成數筐劄，聚於盤上。哄之悉成牛肉。復汲數瓶水，頃之乃旨酒也。村老皆醉飽，獲束縑三千。秀才方漸，謝雇者曰：「某本驕雅，不識道者，今返請為仆。」雇者曰：「予固異人，有少失，謫於下賤，合役於秀才。若限未足，復須力於它人。請秀才勿變常，庶卒某事也。」秀才雖諾之，每呼指，色上面，蹙蹙不安。雇者乃辭曰：「秀才若此，果妨某事也。」因說秀才修短窮達之數，且言萬物無不可化者，唯淤泥中朱漆筋及發，藥力不能化。因去，不知所之也。

寶歷中，荊州有盧山人，常販橈樸石灰，往來於白　　南草市，時時微露奇跡，人不之測。賈人趙元卿好事，將從之遊，乃頻市其所貨，設果茗，詐訪其息利之術。盧覺，竟謂曰：「觀子意，似不在所市，意有何也？」趙乃言：「竊知長者埋形隱德，洞過蓍龜，願垂一言。」盧笑曰：「今且驗，君主人午時有非常之禍也，若是吾言當免。君可告之，將午，當有匠餅者負囊而至。囊中有錢二千餘，而必非意相干也。可閉關，戒妻孥勿輕應

對。及午，必極罵，須盡家臨水避之。若爾，徒費三千四百錢也。」時趙停於百姓張家，即遽歸語之。張亦素神盧生，乃閉門伺也。欲午，果有人狀如盧所言，叩門求羅，怒其不應，因足其戶，張重簣捍之。頃聚人數百，張乃自從門率妻孥回避。差午，其人乃去，行數百步，忽蹶倒而死。其妻至，眾人具告其所為。妻痛切，乃號適張所，誣其夫死有因。官不能評，眾具言張閉戶逃避之狀。識者謂張曰：「汝固無罪，可為辦其死。」張欣然從斷，其妻亦喜。及市棺就輿，正當三千四百文。因是，人赴之如市。盧不耐，竟潛逝。至復州界，維舟於陸奇秀才莊門。或語陸：「盧山人，非常人也。」陸乃謁。陸時將入京投相知，因請決疑，盧曰：「君今年不可動，憂旦夕禍作。君所居堂後有錢一Ｃ，覆以板，非君有也。錢主今始三歲，君慎勿用一錢，用必成禍。能從吾戒乎？」陸矍然謝之。及盧生去，水波未定，陸笑謂妻子曰：「盧生言如是，吾更何求乎。」乃命家童鍬其地，未數尺，果遇板，徹之，有巨甕，散錢滿焉。陸喜。其妻以裙運紉草貫之，將及一萬，兒女忽暴頭痛，不可忍。陸曰：「豈盧生言將征乎？」因奔馬追及，且謝違戒。盧生怒曰：「君用之必禍骨肉，骨肉與利輕重，君自度也。」棹舟去之不顧。陸馳歸，醮而瘞焉，兒女豁愈矣。盧生到復州，又常與數人閑行，途遇六七人，盛服俱帶，酒氣逆鼻。盧生忽叱之曰：「汝等所為不悛，性命無幾！」其人悉羅拜塵中，曰：「不敢，不敢。」其侶訝之，盧曰：「此輩盡劫江賊也。」其異如此。趙元和言，盧生狀貌，老少不常，亦不常見其飲食。嘗語趙生曰：「世間刺客隱形者不少，道者得隱形術，能不試，二十年可易形，名曰脫離。後二十年，名籍於地仙矣。」又言：「刺客之死，屍亦不見」所論多奇怪，蓋神仙之流也。

長慶初，山人楊隱之在郴州，常尋訪道者。有唐居士，土人謂百歲人。楊謁之，因留楊止宿。及夜，呼其女曰：「可將一下弦月子來。」其女遂帖月於壁上，如片紙耳。唐即起，祝之曰：「今夕有客，可賜光明。」言訖，一室朗若張燭。

南中有百姓行路遇風雨，與一老人同庇樹陰，其人偏坐敬讓之。雨止，老人遺其丹三丸，言有急事即服。歲餘，妻暴病卒。數日，方憶老人丹事，乃毀齒灌之，微有暖氣，顏色如生。今死已四年矣，狀如沉醉，爪甲亦長。其人至今輿以相隨，說者於四明見之矣。